

卷一百四十八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四十八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

[論-諸子-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而已是則三者之中則又以守為本焉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脩攘制御之策上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臣按華處乎內夷居乎外天造地設而以山川為之疆域所以別生分類而使之毋相混淆毋相侵越也是以自古聖帝明王必嚴內外之辨所以治內者必詳必慎而無一事之不備所以

治外者必嚴必密而無一隙之可乘此其所以
憂勤於其始而逸樂於其終也歟

又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孫覺曰小雅王道之序凡其所言皆紀綱人倫惠
養萬物君臣相遇以誠而知群下之樂苦遣使勞
還恩意愈篤反覆以自治為先故能周道中興夷
狄遠迹夫以夷狄之患雖盛王所不能免惟知自
治者為能勝之

臣按孟子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推而言之可
見王道盛時治迹昌熾而詩之為詩所以宣暢

歌詠於朝廷燕饗之際勸忻和悅以通群下之
情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無非和平正夫
之音內治既脩而外治無不舉自小雅之詩廢
則內治不脩矣內治不脩則紀綱廢弛政教乖
亂又何以治外哉

又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
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

臣按成康既沒周室漸微八世而厲王胡暴虐
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猋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
卽位內脩政事外攘夷狄遂使文武成康之盛

復其舊焉。夫以帝王為治，先內而後外，必內之政事既無不脩，然後外之夷狄攘斥焉。是知內脩者，外攘之本也。

漢文帝時，天子家令鼂錯言：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文五之，瀟、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常流，丘陵，水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水，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

也。劔楯三不當一。雀完蒿竹蕭蒿，少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鉞鉞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

臣按錯此言地形各有所宜，與夫兵卒相當之數，而卒歸其過於不習勒卒，將不省兵，夫將能

省兵則器械無不利矣卒能習勒則兵無不可用矣

錯又言曰臣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枝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古側字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也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堅申利刃長短相雜遊擊往來什伍俱前材官善者發矢道同中的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迫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為小以疆為弱在倂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申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師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階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橫也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臣按錯謂兵凶戰危以大為小以疆為弱在俯仰之間臣愚以為用兵之變豈但大小疆弱之

問易置而已哉。生死興亡。在呼吸頃耳。其蹉跌也。不但不振而已。其為悔也。何可及哉。是以帝王之道。必出於萬全。必先事而深思。不臨事而後悔也。錯又謂以蠻夷攻蠻夷。為中國之形。而以兼用漢胡長技。相為表裏。以為萬全之術。其得中國帝王。以全制勝之術也哉。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一也。

臣按夷性好爭。爭則自相仇殺。不暇為中國慮。

而或假中國之威。以制服其仇。是故夷狄之勢。分則中國之威振。而邊圉靖矣。

哀帝建平中。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物許。楊雄上書諫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不可不察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大也又堅固也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高后時。匈奴悖

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
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
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
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
後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
年。於是浮西何絕，大幕破，實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
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匈奴震怖，
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
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匈奴地名之北哉！以為不
壹勞者不火供，不暫費者不來寧，是以忍百萬之師

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匈奴中山之壑，而不
悔也。至太始之初，匈奴有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
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
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返，尚誅兩將軍。故
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
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
匍匐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
拒，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
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誣，其和難得。故未
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

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北狄貢中國之堅敵，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徃昔之恩，開將來之際，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臣按揚雄此書，前漢所以處匈奴者，備於此矣。但其所謂單于歸義，陳見於前，以為迺上世之

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則過矣。夫內夏而外夷，天地之常經，荒服之外，禮教所不及者，聖王所不臣。古今之大義也。必欲腥膻之醜類，侏離藍縷之夷獠，皆冠帶以列位，稽顙而來朝，以此為遺後之策，以此為足以慰神靈之所想望，是乃秦皇漢武，夸大喜攻之私心，非帝王內夏外夷，大中至正之道也。

王莽時匈奴入雲中塞，諸將在邊，未敢出擊，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

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匈奴之侵譬猶蠱蝨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

劉賡曰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

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欲為寇而不能欲為臣而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守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城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為人治一步方三十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遠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殺其親而冀其

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或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紆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以安胡寇益希䟽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為下策

臣按嚴尤謂後世征戎有三策謂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不知其所謂上策者果何代有之乎意者必如虞之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周之明王慎德而四夷咸賓然後為上策乎夫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若夫命將征之之策臣竊以為獫狁來侵從而禦之驅之出境不

復窮追周得上策矣秦之築長城為於成功輕用民力內竭中國以喪社稷固為無策然使其能因近邊之人當農隙之時以漸而脩築邊牆以禦戎馬之衝突劉歆謂之得中策非非也漢武之窮兵黷武兵連禍結三十餘年謂之下策也宜哉雖然漢人出塞之兵猶因其犯邊而征之也後世乃有虜本不犯邊而出其不意以掩襲之者豈非無策之甚哉又出漢人之下矣

順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呼斯車紐等反寇西河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大將軍梁商移書續等曰中國

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降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弩乘城。堅營守固。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臣按中國與戎狄各有所長。吾惟用吾之長。而於彼之所長也。恒思有以避之。設法用計。隨時趨勢。使彼遠所長。而以吾所長乘而陵之。鮮不勝矣。

唐太宗貞觀二年。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飢。鄭元璠使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將亡之兆也。群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臣按太宗此言。得帝王馭夷狄之道。大哉。王言天地之心也。

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積石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養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

益况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
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
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臣按大亮此言既知所輕重又知所內外朝廷
用若人以安撫外夷豈徒夷狄得其安哉而中
國亦將賴之也

貞觀十八年突厥候利苾可率北渡河薛延陀惡之
數相攻候利苾有衆十萬不能撫禦其衆悉南渡河
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群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遼
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

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
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
則四夷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
其情可見矣候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
衛將軍

胡寅曰子貢問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四海至
廣矣施必極其博濟必周於衆聖人心所欲也而
勢有所弗及爾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雖一
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也於是畫為五服要荒
在外為之限禁其來有時以杜亂華之階遏謨夏

之禍自堯舜三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地同誠必不為猜忌也而太宗所見特異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盡邪夫厚遇夷狄則於中薄矣推誠異類則於可信者將疑矣是以有征遼造舟之擾絕昏仆碑之失蓋必然之理也

臣按胡氏茲言非但為唐太宗也萬世人君皆當留念焉

貞觀二十五年回紇諸部皆來朝請更詔以為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

罕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荒悉平

范祖禹曰中國之有夷狄如畫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禦之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雖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人類也王者於天地間無所不養况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况不能勝

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得其地不可居其民不可使列為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恥不在於己則在子孫故有征伐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脩德行政以惠養之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甲不試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夫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

而謀新雖或未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太宗好大無窮兼蓄夷夏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

臣按范氏此論人主宜留心玩味則知華夷之所關係孰輕孰重孰緩孰急孰是孰非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為之去取從違則內安而外靖本固而未順矣。

德宗時陸贄上言曰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椎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利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

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大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自分閫之辭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

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讎護吐庶蕃畜牧關田疇天子惟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拜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誼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

臣按贄謂吐蕃之比於中國多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

我之號令在朝彼之兵衆合拜而我之部分離
析此非特當時蕃漢用兵之弊而今世沿邊將
領所以守邊而禦虜其實與之無異焉善為國
者尚思其所以然而豫為之圖使千載之弊一
旦而革豈非邊鄙生靈之幸哉

贊又言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矢
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叙者曰非德無
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
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
務和親者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

復解之也美長城者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
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
有也尚薄伐者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
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
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夫中夏
有盛衰夷狄有疆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
必定之規亦無長城之法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
狄之疆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
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
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疆盛夷狄衰微而能

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郎而叙之也。又如中國疆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疆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辭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疆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

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不得已而然也。

臣按古今制禦夷狄之方。不出贄所陳四者之策。但其所謂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以為非安邊之令圖。臣竊以為中國帝王所以攘外安內之上策。無出於此。而贄以為非令圖。然則圖之令者。豈有過於此哉。

贄又曰。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求。

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
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民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
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知虞。
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
國威。以此為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
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
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
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
安。疆者乃以水草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
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

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
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為禦寇之術，可謂勉
所短而較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
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遠地產，
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
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
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
侵鈔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誼，以安戎心，彼求和
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
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

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整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

戈矛以鑄授寇者也。

臣按贄所陳中國戎狄用兵各有短長。此可與鼂錯之疏並觀。

贄又曰。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上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貴虧度。財匱於衆。愛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又曰。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度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蠹。賊軍旅

之膏肓也。蠱賊不除，而但滋之以膏，其流膏肓不僚，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膏肓充羨，固不可得也。

臣按贄此言雖為一時人君告，然而自古及今守封所以未固，寇戎所以未懲，政坐此六者之失。若夫所謂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又不止於用兵禦寇而已也。後世人主所以任用不得其人，而紀綱廢弛，處制不得其宜，而政治乖張，皆以此也。然則

人君為治，必欲任得其才，聞者必實，信者必誠，行事必當，其道何繇？曰：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贄又曰：今四夷之最疆盛為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諂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疆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

則機會靡愆。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疆。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大。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虺。衆散為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陳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自頃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

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久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冀無陷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臣按三軍以氣勢為用。氣勢以人心為主。人心不分。則氣勢自壯。氣勢既壯。則事權歸一。可以折衝於內。而制勝於外矣。陸贄論將權之專分。而以氣勢壯衰為言。蓋真有見也。

以上脩攘制御之策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九

馭夷狄

脩攘制御之策下

宋太宗時張齊賢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戎虜不足吞矣。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浚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夫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